

拾物有情・流傳





## 序 言

每棵樹都有根。  
每個人都有過去。  
每處地方都有歷史。

日復日地為生活追趕，很少去問：一事一物，都從哪裡來？  
可不可能，先停下腳步，回到簡單的最初，看看第一天，白紙上第一筆色彩。

十個故事，十段歷練，十種想法。  
關於血脈，工藝，行業，歷史。

一呼一吸的瞬間，一來一往的當兒，有些不該失落的東西，切切實實留住了。  
傳承，然後立新。換過另一種步伐，繼續朝向未完的路。





## 家傳 滋味

想像這樣的日常：早餐是粵菜粥點，午餐吃印尼小炒，晚上輪到福建麵線，宵夜接力是上海小吃……舌尖南來北往，遊歷各地。

那是歐陽應霽(阿齋)的童年印象。今天的他對味道敏感，是因時制宜的家族遺傳：外公祖籍金門，印尼出生，後來到上海唸大學和工作，之後東渡日本做生意，並住過廈門，最後因亂世南來香港定居。外公是海派貴公子，家中一直有廣東傭人燒菜做飯，豐富多樣的生活背景，如實帶到餐桌上，菜式聽起來入化出神。

「有一味鹹魚咖喱，兩種味道極濃的食物撞在一塊，既鮮且辣，想起也刺激。」阿齋同時難忘雞屁股：「外公最愛，一碟二十幾塊，放豉油、糖、香料等爆炒至雞油跑出來；通常我沒多吃的份兒，不因為好肥好邪惡，而是家人搶著吃光！」

那些年他們無論住大屋或小宅，廚房永恒地熱鬧，豬腸粉西多士羅宋湯芝麻糊……統統自己做；沙爹烤肉串指定用炭爐，醬汁自家調校。「好瘋狂，烤至地板階磚都裂開。」

愛吃源自外公出身，懂吃，同樣因為其身教：每星期拖著未滿十歲的阿齋上西式餐館，學習用餐禮儀及點菜技巧，育成挑吃的嘴巴。

中學大旅行，人家吃罐頭，他安排組員動手煮，並且用即摘郊外油菜，真正 farm to table；唸大學時經常獨自往外面吃飯，由貴價食肆到平民大排檔，不為刻意離群；「我是完全看不起學校飯堂做的菜。」

踏入二十歲，隨著外公、老傭人相繼離世，「風光」開始不再；但對味道的執著與追求，已經植入血管——而後來食物更意外地替他打開另一片創作天地。

那是 2003 年的事。當時正式推出第一本食譜《半飽》，契機是一場可怕疫症：「沙士爆發，不能到處飛，困在家中不甘寂寞，於是想：不如寫本食譜，把旅行時吃過的東西做出來？」

他依然記得，寫書期間到中環麥天記，發覺只得兩檯客人，當下深深震撼：常伴左右的食物，有天可會突然消失？

這份危機感，促使他及後花了整整兩年時間撰寫《香港味道》系列，把 140 種傳統地道的本地菜式，進行採訪並記錄；輕鬆筆調背後，是一份延續傳承的使命。「總得有人仔細記錄食物的正規做法。」阿齋這麼認為：「這個系列，愛恨交纏……我當為香港一次過『還債』，做了該做的事。」

近年他將眼光再收窄一點，消失在民間的，還包括隱在每家每戶、那些看似平凡實則精彩的家傳菜式；裡面除了味道，還有更多內涵：可能是跨越幾代人的生活淬煉，可能是某個家鄉派別的歷史文化，也可能是簡簡單單，盛載著對親人的關愛。

「五年前媽媽過身之前，我特地要求她拿起紙筆，憑記憶將外公年代的菜譜寫下來，好好收藏。」

可是他依然覺得，這樣不夠及時——好應該趁著長輩仍然身壯力健，還會入廚做菜的當下，著手去做。

他負責策展的「味道圖書館」，今年因此舉行徵集家傳食譜的活動，呼籲人們把家中長輩的拿手菜寫下，或者拍照及錄影，跟陌生人分享。

最理想不是抄抄寫寫，而是直接與家人一起把菜式做一遍；「這收集的過程很有意思，為自己家族去做，已夠值得。」

收到食譜後，他會先整理歸類，日後安排煮食活動，比如邀請幾個家庭來做炒米粉，彼此做法同中有異，順道交流一下。

而活動發生之前，阿齋會先把媽媽寫下的食譜翻出來，試做一两味菜，坐上時光機，回到一家團圓，同檯食飯的快樂。

味道圖書館  
Hollywood / 5F / H504  
[Http://www.pmq.org.hk/shop/taste-library](http://www.pmq.org.hk/shop/taste-library)







## 跟媽媽 上班

要不是那突如其來的天災，按照人生藍圖，剛踏出校園的 Rachel，現在已經在尼泊爾一家精品酒店工作，展開新生活。

然而去年春末一場地震，徹底打斷其計劃。「起飛前兩天，尼泊爾大地震，迫著延遲出發。」機票再訂了，結果臨離開前的三天，當地再度發生強烈餘震。

Rachel 開始猶豫：這大概預示了甚麼……或者不該選擇這條路？

可以走的路，還有另一條：她是英日混血兒，媽媽貴子是日本人，一直跟丈夫定居英國，去年搬到香港，同時把老家的陶瓷店搬過來；Rachel 本來趁入職酒店前的假期，來港幫忙打點新店，沒想到地震來了，這就決定留下，跟母親一起經營小店，結伴上班。

這也許是出於意外，可是 Rachel 樂於迎合，因為這家小店，是媽媽一直以來渴望的第二事業：「在這之前，她做過十年宴會大厨，煮 fusion 菜特別擅長，曾為卡麥隆（現任英國首相）做菜哩。」Rachel 眉頭揚起，掩不住神氣。

但，幾年前媽媽身體出了狀況，退出廚房，她就把握機會游說：你常碎碎唸著開店賣瓷器，那還等甚麼？話說回頭，二十出頭的女孩，跟母親一起工作，朝夕相對，大多數人肯定吃不消；可是 Rachel 自覺幸運：「我媽是世上最容易相處的人！我脾氣比她還大。」

而這段合作關係，也填補了人生中某一格空白。

「我十三歲起便到寄宿學校讀書，後來又往日本唸大學，整個成長期也不在媽媽身邊。」她突然秀出狡黠笑容：「這也好，那些可怕的反叛和憤世嫉俗，她完全不用目睹。」

現在，她以成年人的姿態回來，跟母親成為生意夥伴，不時結伴到日本益子、笠間地區的山間，拜訪陶瓷藝術家，將作品帶回來。

兩代人的眼睛，各取所好：貴子專挑傳統、重手藝和實用性的端莊食器；而 Rachel 就偏好質感粗獷，設計帶有破格味道的藝術作品。

暫時出現過的最大分歧，在於一顆「檸檬」：一隻搓成檸檬形狀的淡黃色碟子。

「有點孩子氣，想不到怎麼去用。」貴子還未說完，Rachel 馬上搶白：「好可愛！有甚麼不妥？」

意外還是陸續有來：陶瓷店本來是為媽媽圓夢，一年下來，Rachel 不知不覺對陶瓷工藝生出興味，甚至比媽媽走得更遠——前陣子報讀陶藝班，暫時上了四節課，某天大概會出現自家作品，教媽媽好看。

和家工藝

Staunton / 3F/ S303

[www.facebook.com/wakaartisans](http://www.facebook.com/wakaartisans)





## 不當 怪獸媽

也許是湊巧，大概是宿命，Eunice 的店，一直跟小孩子分不開。  
故事源自一位小不點：她有一位當畫家的法國朋友，打算為初生的兒甥女親自髹一張小木凳，作為禮物。  
沒料到找遍全香港，也沒有 100% 天然，對小孩子無害的漆油。  
其時任職室內設計的 Eunice 出手相助，訂購一種來自冰島和瑞典的環保漆油，好友難題馬上解決，同時靈機一觸地帶來創業念頭——兩位女生拍檔開店，正式引入這類香港絕無僅有的漆油，不含 VOC (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)：一種揮發性化合物，包括甲醛、苯等；當超出一定濃度，就有機會引起敏感、流眼水和頭痛，長遠甚至損害肝、腎和神經系統，增加患癌風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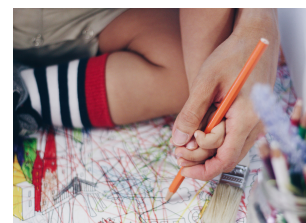
近年備受討論的「病態建築症候群」(Sick Building Syndrome)，元兇之一就是 VOC。糟糕的是，許多人儘管知道漆油有毒，卻誤以為氣味散去便安全；「裝修工程完成一年後，VOC 只揮發掉一半，即使嗅不出來，仍能影響身體。」Eunice 解釋。

她的漆油店，格調優雅得像歐洲雜貨舖，而那些漆油更討人歡心，包裝成一瓶瓶果醬，顏色親自調配，名字充滿浪漫想像：純白色是「棉花糖」，鮮黃色叫「香蕉船」，紫色代表「無花果」，米黃由「洋甘菊」代言……淺灰更好玩，喚作「打字機」！  
特地推出小瓶裝，為方便人們買回家小試牛刀；一百毫升分量，剛好足夠粉飾半面牆，又或者在家具布袋上繪畫，既替家居改頭換面，也可免去沒能用光的浪費。  
店子開業以來，一直吸引不少關心子女健康的媽媽們，而不出半年左右，Eunice 懷孕了——當自己由老闆變成顧客一份子，她忽地發覺，做媽媽原來是這麼一回事。  
「是有點可怕。」Eunice 笑至眼睛眯成一線：「會忍不住瘋狂上網看各種資訊，認識其他媽咪，話題總是說不完。」

而本來漆油只是誤打誤撞的一門生意，當下亦變得切身；「會認真地想：只是家居硬件天然無害，那是肯定不足夠的。」  
可別以為她是另一位怪獸家長，緊張的並非報讀 playgroup、學這些那些以作鋪路，著眼點是：小孩子在甚麼環境下長大？  
「上餐館吃飯，通常是媽媽爸爸各自看電話，团团就在玩 iPad！」她覺得這樣下去絕對不行：「小朋友習慣一按鈕便得到效果，那他們會成為怎樣的人？」  
她寧願世界保持老土，盡可能簡單：店裡額外多出一個小角落，放著塗顏色習作、環保木材玩具、偵探猜謎遊戲、簡易 DIY 勞作等，都是社會還「原始」的年代，小朋友的傳統手作玩意。

也開始舉辦工作坊，邀請家長前來，跟子女一同做手作，即使簡單如塗塗畫畫；「至少那一刻大家眼睛暫時離開屏幕，一起完成一件事，帶走一份經驗和回憶。」  
她坦言現在的人對生兒育女很有保留，就連自己媽媽也不鼓勵：「她常說世界好差，人太多了，生活質素怎會好，生下來一定吃苦！」  
可是她選擇相信，所有事物都是循環，壞的過去，好的自會來：「我會盡力讓他成為一個好人，將來他就會把好的東西交給世界，那他就不會是個受害者了。」  
团团已經歲半，開始懂得拿起小帚，在媽媽給他的潔白紙張上，自己一筆一筆去填上色彩。

513 Paint Shop  
Staunton / 5F / S513  
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513paintshop>







## 工廠媽 萬歲

再鋒利的刀，總有生鏽的一天？

假如操刀的人是何太，答案將會不一樣——簡簡單單一幅布，落在她手上，衣車啟動，嘩啦嘩啦，這就縫成一個袋，手挽的背心形的，不費吹灰之力似地。

肩帶額外加闊，加強承托力；內層貼心地包一面防水布，耐用防濕；整個袋一氣呵成車出來，並且將布料反轉縫紉，找不到半條駁口，不易爆開，細節處盡顯功架。

布袋來自手作品牌「何記」，何太是師傅，女兒阿琪負責挑選花布。

母女檔組合，因緣是一條圍裙：兩年前阿琪需要一條做陶瓷用的圍裙，著媽媽親自縫製，而這事情在何宅，向來理所當然；「中學時用的書包，都是媽媽替我車，還會用好老土的布為我做旗袍。」

何太搶白補充：「她上家政課貼堂那條『A字裙』，不就是我出手車的。」

媽媽的手工，跟製衣業一段崢嶸歲月有關：四十年代末，上海不少工業家為逃避內戰湧到香港，帶來資金和勞動力，本地製衣業起飛；七十年代尾，製衣廠工人數量，佔去整個製造業四成，完全黃金盛世。當年陳寶珠高唱《工廠妹萬歲》，女工一台衣車養活自己與家人，就是女性自強向上的模樣。

但，當時何太並非其中一位可人女工，而是地位吃重的「車位」（指導工）。

「成班女工圍住，看我『表演』一次，之後返回座位自己做。」語氣輕描淡寫，卻是顧盼自豪：「老闆吩咐我車『船頭版』，那是影相宣傳用的貨版，做到最靚才能見人。」

何太待在製衣業整整三十年，至九十年代才退下火線；只是沒料到，為女兒重操故業的家常手作，有本領叫阿琪的同事朋友艷羨，紛紛要求訂製——結果給自己帶來事業第二個春天。

起初阿琪想得理想，打算為人訂製獨一無二的布包，拉鏈暗格甚麼也行；可是何太看著草圖只管搖頭：太繁複的不成，一台家用衣車，怎應付得了！？

熱血換來冷水，阿琪禁不住跟媽媽大吵：「幾乎脫離關係！我們兩個也強勢，各有一套想法，互不相讓。」後來媽媽一番話，提醒彼此：「做布袋是為賺錢，還是為高興而做？人家喜愛便買，不喜愛便 game over，哪用自尋煩惱？」

母女倆找回初心，不再提供訂造，挑選合眼的布，縫製簡單實用的袋子。

簡單不代表毫無巧思——何太不時善用裁剩的布頭布尾，湊合成百家布包，花俏地熱鬧，名字更好玩：縫補補！

而阿琪所用的布，大多數來自深水埗基隆街布行，以及俗稱「棚仔」的布市場；「日本台灣布的確好靚，但香港也有許多出口布料，帶少許瑕疵，但質素一點不差。」阿琪想用本地布店的出品，由本地人（媽媽）在本地（何家）製作，「那感覺會更加完整。」

本來只屬玩票性質的山寨工房，是她為媽媽安排的退休節目，可是何太漸漸幹出勁兒，停不下來，冬至、聖誕繼續車，大年初三已嚷著開工；「我還取笑她：你很缺錢？」阿琪沒好氣地。

媽媽那張刀，壓根兒從沒生鏽，還有愈磨愈利的勢頭。

何記 ho kee

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hongkonghokee>



## 老爸 很 藍

那是肥皂劇一般的情節——某日親友赫然披露：你在三歲以前，跟爸爸分隔兩地，沒在一起生活。

主角一般晴天霹靂，但嘉玲沒被震撼，心頭只有慚愧：「原來阿爸曾經好苦，老婆子女不在身邊，怎樣熬過去？」

時間回到 1991 年。移民潮開始捲起，嘉玲爸爸把一家幾口送到澳洲生活，獨個留港工作，而嘉玲那時還在媽媽肚裡；直到三歲，一家人才終於在香港團聚。

「或者年紀太小？我是完全記不起人生有過這麼一段。」嘉玲有點茫然：「現在的人老說 Long-D（遙距關係）好慘好慘，但我剛出世就跟阿爸 Long-D 了！」。

故事尚有後續。得知「身世」沒多久，服裝品牌 WHOSTHATshop 找她合作辦展覽，並拋出一道題目：褪色的回憶。



嘉玲馬上把家中舊照翻出，借助一種古老傳統，重塑消失的空白——那是藍曬（Cyanotype）技術，英國物理學家 John Herschel 於 1842 年發明，本來應用於複印手稿；後來英國植物學家兼攝影師 Anna Atkins 用它製作植物標本，為後世留下重要記錄。

藍曬常見的做法，是運用「鐵氰化鉀」與「檸檬酸鐵安」調配成感光劑，塗在紙上，並將底片疊放其上，以木板及膠片壓平夾實，然後放在太陽下吸收紫外光，從而製造顯影效果；而深啡色的感光劑經日曬後轉色，「照片」呈現一片濃濃淡淡的藍，所以也叫藍曬。

但，一直鑽研紡織藝術、會自己織布的嘉玲，除了把爸爸的舊照曬成明信片，亦嘗試把影像印在布料上：既有爸爸留港打拼養家時的生活照，也有小時候跟媽媽哥哥到公園玩樂的留影——儘管河畔草地美景下，爸爸缺席了。

「還未有紙張的年代，織布就是記載文化歷史的方法。」嘉玲覺得，藍曬遇上編織，就像把兩種遭時代遺忘的工藝結合；而且由於水洗後會褪色，藍曬一直鮮有應用於衣料，然而這種缺憾，正正與回憶無異：時日久了，年紀大了，曾經發生過的片段，難免一點一滴地流失。

展覽開始後，男主角亦有親身到場欣賞。

「他有一點尷尬，還在問：塊布上面那個人是誰？」一臉認真的嘉玲，終於稍露笑容：「我們都是傳統中國人，不說我愛你。但我已經用這個展覽表達了，一直想要跟阿爸說的。」

兩父女如出一徹的基因，包括這相同的含蓄：爸爸看完沒哼一聲，不留一句評價。

然而，有些東西還是默默改變了：「阿爸其實不特別喜歡我做藝術，以前不時追問：幾時正式找一份寫字樓工？」

現在爸爸終於看見女兒的認真，不再過問——而沉默不因為漠不關心，也可以是另一種愛。

WHOSTHATshop  
Staunton/3F/S309  
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WHOSTHATshop>







## 家有 家規

叫一個躁動不安的少年，天天待在小店斟蔗汁，會是怎樣反應？

「梗係唔制！」崔文聰記得，當時父母提出要求，他強硬地一口拒絕：「都未玩過，未自由過。」

那年十六歲，中四畢業。自知不是唸書料子，因為有更想追的夢：當專業調酒師。「覺得做這個很有型，見的人多，而且容易識女仔。」阿聰說得坦蕩蕩。

其家人經營的老店，是上環荷李活道 60 號的「公利真料竹蔗水」：1948 年開業，由元朗一位擁有甘蔗農田的林姓地主創辦，輾轉來到第三代，阿聰父親崔志新是現任老闆，而阿聰是家中長子。

六十年字號，哪敵得過外頭的花花世界？阿聰做過酒吧、卡拉 OK、日本料理，調酒師如願當上了，甚麼人都見過，女孩也交過不少；但不消幾年，開始倦了：「原來甚麼地方都一樣，來夜場的人都是這樣狂歡，每晚『劈』至凌晨三、四點，第二晚又來過。」

直到七年前，父親再次游說回家幫忙，他終於點頭：「感到看夠玩夠，可以定下來……而且阿爸年紀也大了。」

那時依然有點半推半就，而他後來才了解，自己經歷的路，爸爸三十年前已走過一遍：崔老闆在廣州出生，16 歲讀畢中二來港，在當時由姨丈經營的「公利」工作過幾年，漸漸覺得枯燥。

未幾他外闖，想看看自己能耐，做過電鍍廠，到過酒樓當燒味師傅；成家立室那一年，適時姨丈退休，蔗汁生意無人承接，他在猶豫下接管，其時二十七歲——跟阿聰回店幫忙的歲數，一模一樣。兩父子遭遇相同掙扎，結果在人生同一階段，做出相同的決定。

一家人在戰前唐樓上居下舖，每天下樓就是顧店，日子確是刻板，但阿聰漸漸發覺，一杯蔗汁裡面，藏著都是學問。

比方說，一般店家為貪方便，通常也是連皮生榨，甚至將甘蔗用糖水預先浸泡，增加甜味。

但爸爸一直沿用的，是六十八年前創店人定下的規矩，即最傳統做法：榨汁前先将蔗刨掉外衣，然後以慢火煮爛兩小時。

「生蔗有腥味，煮熟先榨清甜好多，而且沒那麼寒涼。」崔老闆解釋，他們只用青皮肉蔗，不用黑皮的，這樣榨出來的汁便會甜而不濁。

堅持正宗，因為對前人有種莫名尊重。花磚牆壁上，有一張鑲起來的「竹蔗栽培鑑別法」，提及種蔗所施的肥料，不能用人糞，也不該下化學物，只能用天然花生麩，這樣竹蔗才會清甜優質。

那是「公利」創辦人林氏親自提筆，當年為正視聽，半世紀後成為某種家規，為後人提供訓示；店名中的「真料」二字，正是強調童叟無欺，真材實料。

這樣的家庭式老行業，站在瘋狂變天的社區，就像旁邊的石牆樹，默然看著世代更替。

「本來中上環好多蔗汁舖。」崔老闆記得，九十年代一家接一家的結業，最後的同業，就在距離一分鐘步程的前已婚警察宿舍（即 PMQ 元創方現址）對面，十年前正式關門，自此整個中西區獨剩「公利」。「其實哪家老店不想做下去？通常都是子女不願接手。」阿聰自言年紀愈大，愈知道念舊：「東西失傳就沒了，後生那輩可能不知香港曾經有過甚麼。」

近年店子吸引不少文青少女，擠在門前石柱的手繪海報拍照：上面畫了一位樣子和黎明有九成相似的男人。「這海報八十年代初已經出現，當年老闆找一位讀藝術的學生特別去畫，宣傳新推出的龜苓膏。那時廣告都是手畫的。」崔老闆哭笑不得地：「黎明還未有耐入行當明星。」

來拍照的青年未必知道，六、七十年代，蔗汁舖既是聯誼聚頭的地方，也是窮人醫館；熱氣喉痛，沒多餘錢看病，來喝杯涼茶清熱便了事。

今天除了阿聰，唸畢設計的弟弟也回來協助打理生意。三父子守住家業，同時留住了，不該失落的一些平民風景。



公利真料竹蔗水

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kunglecherbaltea>





## 白皮 黃心

「如果真的有前世，我大概會是個中國公主。」棕髮高鼻子的 Lisette，常拿這個開玩笑。當崇洋的華人被戲謔「黃皮白心」，她是完全相反，骨子裡渴望當個中國人，甚至覺得那是上天注定。Lisette 原籍荷蘭，父親是商人，經常到處飛，一家人不停搬家：Lisette 在新加坡出生，八歲時搬到香港定居三年，之後回到荷蘭，沒幾年又飛到馬來西亞唸中學，成年後返回比利時攻讀美術。在不同地方生活，閱歷自然豐富；然而叫她至今難忘的，是那一千天留在香港的日子：「那時住在赤柱，最喜歡逛平民市集，問媽媽拿些零錢，可以待上老半天……當年赤柱還是個陽光小鎮，不像現在擠滿遊客哩。」

她也著實搞不清楚，因何對東方文化 ( 尤其中國 ) 感覺深刻，甚至比祖家荷蘭還要強烈；那可能是因為港產片、酸枝傢俬、玉石翡翠……從小便莫名喜歡，不用特別培養。「或者因為生於亞洲？我天生對顏色、圖案十分敏感，而有華人居住的地方，這些美學元素總是格外精彩。」 Lisette 雖然不諳中文，但知道當中詞藻意境優美，文化內涵神秘莫測，「基本上永遠不會讓人乏味。」

另一比較合理的解釋，是遙遠的血脈相連：Lisette 太婆是印尼華僑，多年前她找到一幀發黃照片，發現外婆年輕時的樣子，非常酷似東方人，而跟外婆合照的都是中國人，當下更讓她加倍神往：那是怎樣的人生？

既然今世沒能生為中國人，她乾脆把對東方文化的熱愛，盡情透過設計宣洩：近年成立個人品牌 Nala Designs，推出布袋、裙子、筆記本、賀卡等，用色圖案符號，統統源自華人世界的古老窗框、花樣地磚、陶瓷食器……咱們看來沒能更親切；那些蝙蝠公雞錢幣，更是中國人一定懂得的吉祥兆頭。

Lisette 把這些元素加以調校，注入摩登風格，既熱情又時尚，帶在身上，放在家中，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開朗。

只是她從沒想過，自己與香港的緣份還未結束：數年前在馬來西亞認識前來進修設計的華人學生 Erick，二人份外投緣，亦師亦友；後來對方在香港經營設計小店 GLUE Associates，馬上引入老師創作的家品文具，並且合力創作幾款布袋。

拐了好大一圈，最終她以另一種方式，回到其中一個最愛的城市，以創作延續愛意。

品牌起用女兒 Nala 的名字，也是受東方文化感染：「家人和傳承，對歐洲人來說未必很重要，但這是亞洲人自古以來的觀念和習俗。他們知道怎樣去呵護孩子，這樣的愛好強大，也影響了我對養兒育女的想法。」

而 Nala Designs 是 Lisette 送給女兒的一份禮物，並暗中盼望，Nala 長大後願意接手，把小小的家族生意傳下去。

近年 Lisette 選擇把生活重心搬到吉隆坡，並在那裡開設小店；Nala 讀的是中文學校，玩伴全是亞洲人，會寫和說流利中文，大大的眼睛，流露一抹東方女生的溫婉跟靦腆。



Nala Designs  
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naladesigns>

GLUE Associates  
Staunton / 4F / S402  
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glueassociate>



## 一襲 華美

一塊搖滾粗獷的牛仔布，剪剪裁裁，車好褶位、膊頭、開領、開衩……突然成了一件優雅旗袍。

那是 Janko 跟旗袍的頭一次邂逅：五年前她參加環保設計比賽，從服裝公司回收一批牛仔布，縫製旗袍。當時純粹覺得好玩，用摩登手法去包裝傳統——沒料到順利獲獎，更重要是自此栽進華服的世界。

為了應付比賽，那時候她特地到一間裁縫學校上課，結識了殷家萬師傅：五十年代初來港，入行學師做旗袍，一做六十多個年頭。那年代，男的穿長衫，女士著旗袍，不論階段貧富，都會找專業裁縫度身造衫，裁縫舖遍佈這城。時移世易，香港目前只剩下約十位長衫師傅，殷師傅就是其一，江湖地位極高，每年香港小姐穿的旗袍，都由他負責設計。

當時 Janko 報讀的課程，就是殷師傅執教；一年只造一件長衫，急性子的她不禁皺眉：「太慢太慢了，我想趕快學懂那些技巧。」於是大著膽子問殷師傅：可不可以直接跟你學？未幾，開始每星期抽一天，到師傅躲在舊商場的狹小裁縫店，成為入室弟子。每次 Janko 會拿自己的工具，站在一角裁衫，殷師傅在旁工作，間中瞄一瞄狀況，發現不對勁便馬上指正。

如此隨性，因為製作旗袍本來就沒套路，得針對個別身材來設計；「師傅形容那是『活』，要有彈性，譬如客人寒背，肩膊位就得做緊些。」而「骨位」正是旗袍格外合身的竅門，過緊可以放鬆，過鬆可以車緊，為裁縫帶來發揮餘地，卻同時易學難精。「師傅常說長衫有個『調』，要自己摸出來。」Janko 最欣賞老人家包容的胸襟，不會死守老規矩，「剪多一刀，縫多一針，只要著得靚，他都認為可以。」

這幾年來，每次上課，她會先去找師傅的竹尺：「他用了同一把尺好多年，上面數字全褪掉，得替他逐筆填回去。」此外還試過為師傅清洗冷氣機，不時相約飲茶聊天，還比較像個乾女兒。Janko 打趣說這只是九牛一毛，回到殷師傅做學生那年代，必須到師傅家中，幫忙拖地做飯帶小孩，三年後方有機會觸摸布料！「以前那一輩，就靠自己偷偷觀察，苦練成材。」

今天學造旗袍容易得多，可是路沒見得因此平坦；老氣難穿，造價昂貴，都令人們對長衫卻步。



「日本人把和服和便服混搭來穿，為甚麼我們不能？」她創立的時裝品牌叫「新裝如初」，既新亦舊，比如真絲換上牛仔布，剪裁輕巧一點，旗袍一下子時髦起來，可當連身裙去穿，重新勾起人們對華服的想像。

Janko 最大的心願，是有一天在街上穿旗袍，不再遭人投以奇異眼光，尋常如便服。「那就非常對得住師傅了。」這句說得份外用力。

傳承華服的另一方法，是將學到的傳開去：今年展開學徒計劃，徵召三十多位對長衫有興趣和天份的人，接受基本訓練，然後協助帶領工作坊。「我是沒可能一對一指導。先開了頭，往後就靠他們造化，但我會盡量去教，讓更多人了解怎樣去做一件衫。」

Janko 另有一位太極老師，曾告訴她這樣的道理：「人生好像一件行李，讓別人從裡面拿東西，拿多少沒所謂，最後你也帶不走。」旗袍落地，穿上的人意態妙曼，背後是一對對手，承襲前人留下的美麗。







林斷山明  
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grovestudiohk>  
粵東磁廠  
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yuettungchinaworks>  
SOIL 土壤文創  
Staunton / 3F/ S307  
<http://www.facebook.com/craftbysoil>

## 林斷 山明

Dixon（魏德龍）難忘四年前那暑假，剛應付完噩夢般的DSE（中學文憑試），轉眼迎來另一場考試：「師傅叫我坐下，給我一隻碟：你車條邊出來再講。」  
「車邊」，畫瓷行業用語，即捧著碟子，用毛筆徒手繪出裝飾圍碟的一圈花邊。  
那年他十六歲。酷愛繪畫的他，一股勁想要學習廣彩（廣州織金彩瓷），於是找上最著名的粵東磁廠——一九二八年創辦，香港第一家廣彩瓷器廠，亦是現存最後一家；歷任港督、五星酒店及各地名門貴族都是顧客，曾經光芒閃爍。  
其時Dixon畫了第一條，不成樣子，抹掉再畫過；一位師傅瞄了幾眼：「想學，隨時上來就成。」那是譚志雄師傅，在粵東畫瓷四十六年，亦是這兒唯一一個懂得製作全手繪廣彩的匠師。  
自此Dixon成為學徒，每星期至少一天到瓷廠學習，站在背後仔細觀摩；譚師傅也會給予功課，交回後品評並修正。

這幾年上門學藝的不獨Dixon，但他是最有恆心的一個。四年過去，他由中三學生成為大學設計系一年級生；除了玫瑰（廣彩常見題材，外國人稱為Rose in Medallion）、鬥雞、飛龍、卷雲等，也為廣彩注入香港文化符號：公屋圖則、中銀大廈、太平清醮，並參考舊照重繪維多利亞城；而顏色只用藍與紅，襯上白胎瓷，便成咱們親切的紅白藍。  
這些姿態破格的作品，曾經在推廣民間工藝的小店SOIL土壤文創展出，以學徒的角度，嘗試為廣彩推開另一扇門。  
學藝的意外收穫，還包括親身體驗失落已久的師徒關係：除了畫瓷，還得搬搬抬抬、跑東跑西，陪師傅抽煙散步……Dixon覺得這很正常，因為對方也是不問回報地傾囊相授。  
「師傅已算溫和了，大學裡的教授說話更苛刻。」他吃吃大笑：「至少不會叫我放棄，『算吧啦你』！」他也著實較前人幸福。「以前學廣彩好難，老師傅好猜忌，你湊近去看，馬上放低支筆。」譚師傅憶述。Dixon甚至有機會試用珍貴的「瓷黑」：一種細緻的黑色顏料，現已停產，粵東只剩小小的半瓶，唯獨譚師傅才有資格去用。  
「那相等於0.05筆針，能畫出最幼細的線。」Dixon雙眼閃光似地：「師傅不想我畫『行貨』，堅持要我由勾線學起。」

然而譚師傅也有他的嚴厲：Dixon四年來的傳統廣彩習作，暫時沒一件合格，不得入爐燒製。「練習不准留起來……得統統抹掉，而且要我親手抹，救命！」  
嚴苛，不為追求技藝上的絕對完美，因為廣彩之神韻，在於那若隱若現的細微偏差；而那不屬瑕疵，而是靈氣活現的「風」：「無風，畫出來一式一樣，那倒不如直接印上去好了。」這是譚師傅的哲學。  
年齡相距半世紀的二人，因為碗碟，有了共同話題：Dixon給自己的畫瓷人身份，起了別號「林斷山明」，概念出自蘇軾詞作《鸛鵲天》：樹林斷絕處，山巒乍現。  
那本來是考公開試時的自我激勵，套用於拜師學藝，意外地吻合。

「人人都說廣彩是碩果僅存、夕陽工業、後繼無人……好悶！」二十歲小伙子，白旗不輕言張開：「誰肯定不會找到出路？師傅肯教，我哪有理由不學。」  
他也漸漸踏出一條路——四年前初來拜師，獲安排坐在樓梯走廊；今年終於進入工場，有正式座位，茫茫瓷海中，亮一盞燈，托穩手肘，細細地畫。





## 香港 好行

陳智遠 (Paul) 的履歷表，一片星光閃爍：港大法律系畢業，及後在大學當兼職講師，2008 年加入政府當食物及衛生局前政治助理時，只得 28 歲。那十三萬月薪，讓他成為火紅火熱的頭條人物。四年後卸任，當所有人認定他會留在政界大展拳腳，他選擇離開，做一件風馬牛不相干的事—— 2013 年跟三位朋友成立本地遊組織「活現香港」，自稱「導遊 Paul」，夾著 iPad，帶人走遍香港大街小巷。那未必是想像中的厭倦官場，更準確是破釜沉舟；「想跳出 comfort zone，做些無人做過的。」

那一年發生「導遊珍」強逼旅客購物的新聞，他直言這也是刺激之一：「旅客對一個城市的第一觀感，很多時由導遊去塑造。你是哪種格調的地方，就會吸引甚麼人來。」有這樣的見解，因為他曾遊歷 85 個國家，參與過不少外國逛街團，留下深刻印象：譬如在布達佩斯的地膽帶領下，到訪一個甚少遊客知道的雕塑「公園」，共產政權年代的建築，給人民狠狠丟棄於此。「我讀東歐政治，看多少書也及不上一次來訪，明白蘇聯對匈牙利的影響。」

而任職政治助理時，有機會走進普通市民接觸不到的社會層面，亦讓他看香港的角度，開始不同：「例如上環一帶的長生店 (棺材舖) 好有心，一直義務替獨居老人暫放沒人認領的骨灰，店內總有一個架，走到盡頭就會看到。」這些經驗，他一直放在心裡，辦導賞團時掏出來，呈現香港真正的民生：到北角春秧街了解印尼華僑歷史，油麻地感受夜生活等；亦構想過非常好玩的「僑建國地行街團」，租借吊臂車，到官紳名流僑建國地、改劃起樓的地點視察！

每次設計行程，起碼需時一個月籌備，翻閱新聞檔案、請教相關專家、收集口述歷史等，儼如地氈式搜索。其中的「電影場景」導賞，路經上環 YMCA，那是杜琪峰《大隻佬》的拍攝場地。但可以說的不止於此：「魯迅 1927 年曾在這裡做過兩場重要演講，題目是『舊調子不能重彈』，提到中國受列強侵略的因果——許多年後的《大隻佬》，說的同樣是因果循環。」這微妙的湊巧，突然有了劃時代意義，一座建築，增添足可細味的文化解讀。近期最經典的個案，是別開生面的黃霑導賞團，由霑叔舊居作起點，在深水埗發現一代才子的過去，正是香港故事的原點。「研究霑叔的文化人用了幾年時間，找到他的一張電費單，得知他 1949 年初來香港生活的舊居門牌號碼。」Paul 說到眉飛色舞：「不得了，這個號碼幫助我們追溯到好多大事，譬如 1953 年石硤尾大火，一排屋燒個乾淨，剛剛好燒到霑叔舊居便熄了。」



而 1956 年香港暴動，也在他家門前發生。「之後他寫的歌詞，那些獅子山下精神，都有經歷和根據。」然而為導賞付出的認真，未必人人欣賞——本地文化導賞團大多由 NGO 主導，費用象徵式數十塊錢，「價廉物美」是理所當然。

商業運作的「活現香港」，行街團一般索價二、三百元，叫不少人卻步；但 Paul 就是要證明：收取這個價位，自會給你最地道、深入和有趣味的行程，那是物有所值；「如果本地遊能夠成為一種生計，便會吸引更多對文化保育有熱忱的人加入，那份社會意義，不是銀碼可以量度。」

近年帶團後，他直接面對發展步伐的兇猛：「半年前來過，下次再來建築已經沒了。」尤其去年秋天初為人父，更讓他覺得刻不容緩，更自覺有份莫名責任：「你要留些甚麼給下一代？還是任由一切連根拔起？」他相信，該傳下去的不止文化歷史和建築，更抽象的是一種精神：「那就是讓多一些人去擁抱自己地方的好，然後其他人就會感受得到。」「導遊 Paul」的履歷表，尚待填充的還多著。





人來人往

物換星移

時間從不停頓

生命總會流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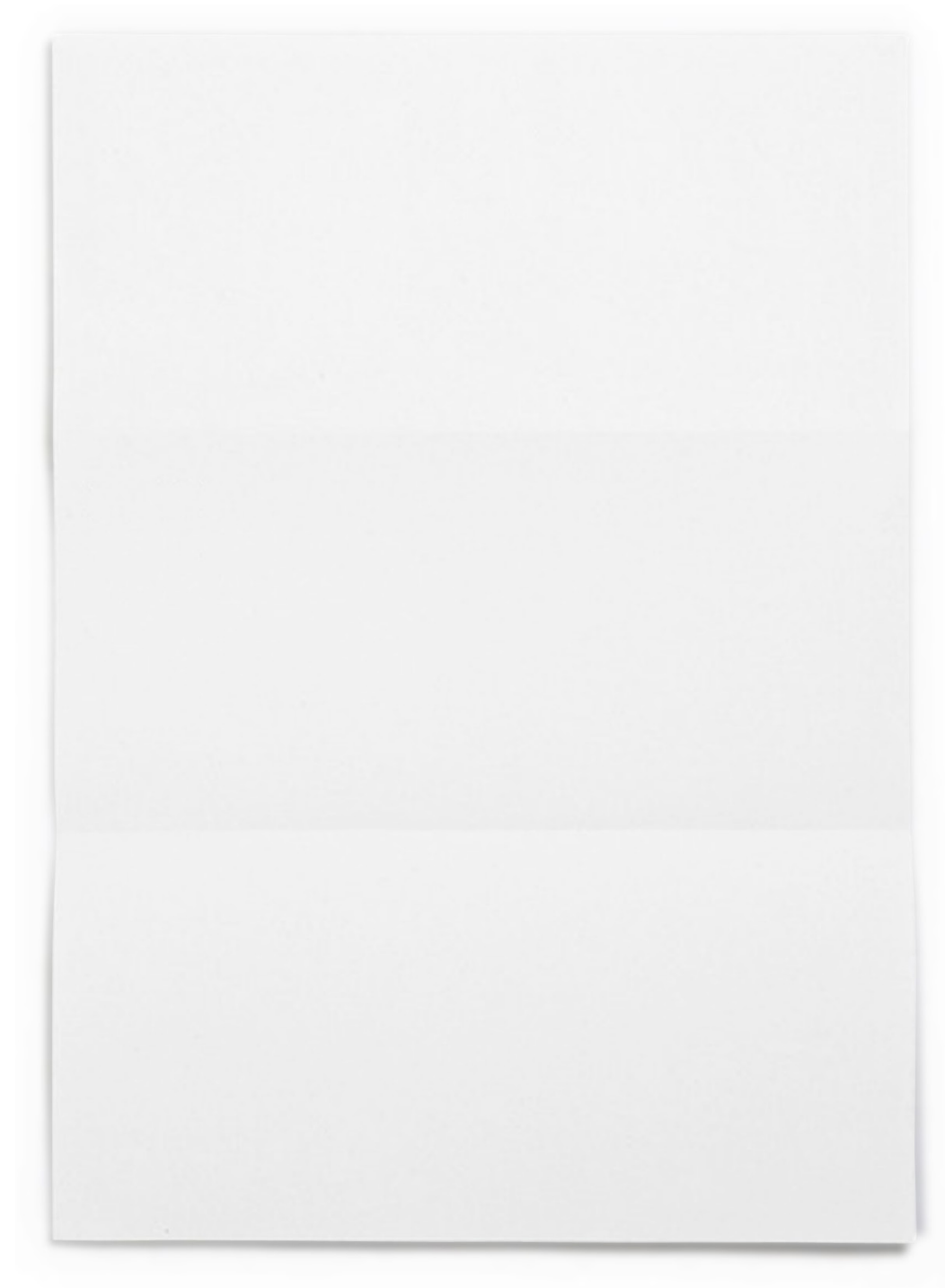




故事還有後續。  
第十一個篇章，由你負責編寫。

給父母  
給老師  
給子女  
給城市  
給敬重的  
給親愛的

執筆寫一封信，把書誌送出去。  
讓值得記下的那些，繼續流動。







元創方

文字、攝影：陳傑

([instagram.com/chan\\_kit](https://www.instagram.com/chan_kit))


香港中環鴨巴甸街 35 號

Tel: 2870 2335

[www.pmq.org.hk](http://www.pmq.org.hk)

 **PMQHK**

 **PMQHKdesign**

 **PMQHKdesign**

 **PMQHKdesign**

 **pmq-hk**

 **PMQHK**

© 2016 PMQ Management Co. Ltd

本書有關產品內容及圖片僅作參考，  
若有資料差異，以有關商戶公佈為準。

如有任何爭議，PMQ Management Co. Ltd  
保留最終決定權。

初版：2016 年 6 月

English version

